

美國對中東戰略的原則不變

· 羅臻 ·

美軍於二〇一四年八月八日對伊拉克北部的恐怖主義反叛組織「ISIS」(伊拉克及沙姆伊斯蘭國)發動了幾波空襲行動。此舉導致原本就存在反美意識高漲的ISIS成員宣稱，將在全世界各地攻擊與美國利益相關的目标，掀起全球對於伊拉克與中東政局情勢的再度關注。

五角大廈宣佈美軍已從部署在波灣的航艦上出動了兩架F-18戰鬥機，向伊拉克北部投擲了兩枚五百磅級鐳射導引炸彈，以期摧毀ISIS的重點目標，就在這批炸彈投下的十幾個小時前，美國總統歐巴馬就表示，他已授權美軍「必要時」在伊拉克進行「有針對性」的空襲，這是歐巴馬上任五年半以來，第一次對軍隊簽署明確的空中打擊命令，此舉彷彿想藉由對伊拉克的軍事有限積極作為，排除美國國內、特別是共和黨人對他裁減軍備、作風保守的批評聲浪。

從總體上觀察，歐巴馬是位不折不扣的「慎戰」總統，因為他這次的

總統令中對空襲做了「必要時」和「有針對性」的設定，果不其然獲得美國國內兩黨議員罕見的一致支持，在政治作為上，他也兼顧了「維護美國權益」和「對外恢復用武」的平衡點，而不似小布希主政的「狂轟濫炸」。儘管美軍的空襲已經展開，但國際觀察家卻也認為，針對ISIS的空襲規模將是有限的，因為這畢竟不是美軍想「重返伊拉克」的信號，基於國內經濟因素，美國從結束伊拉克戰爭後撤軍離開的決心已然下定，這次的空襲只是美軍從當地「脫身」戰略推行過程中的一個小「煙霧彈」。

伊拉克陸軍參謀長澤巴里中將(Babaker Baderkhan Shawkat Zebari)對於美軍的空襲也多抱持著憂慮之心，他在空襲後不久便對外界指稱「在接下來的數小時內，伊軍的地面行動可能因此發生巨大的變化」。由於美軍戰鬥機首波空襲的目標區選在ISIS活動最爲猖獗的邁赫莫爾、辛賈爾等邊界的山區，讓戰鬥力原本已呈青黃

不接的伊拉克更顯的吃力，要想長時因應這些以游擊戰爲模式的ISIS總顯得自顧不暇，在美軍未能明白公開空襲行動將會持續多久的前提下，伊拉克方面也只好和部份庫爾德族的武裝部隊與美軍再行選定攻擊區位，當然，長年盤據伊北山區的庫爾德族也是出於自身利益考量，和美、伊合作的成效亦尚在未定之天，相形之下，此舉更在無形中增加了伊拉克對美國武力的依靠。

在美軍的空襲展開六波之後，《美聯社》派駐在當地的採訪記者便觀察到，ISIS組織的武力已朝向庫爾德自治地區首府埃爾比勒推進了四十公里，顯然有意展開對美伊勢力的反擊，至於庫爾德族的政治意圖，其實也一直傾向於脫離伊拉克，如今在ISIS的逼進之下，會加強與美伊的合作？還是成爲伊政府在處理「內部事務」的另一道難題，都將對中東政局情勢與發展再添新的變數。

對於伊拉克的新動盪，聯合國的「伊拉克援助團」(UNAMI)團長穆拉德諾夫(Nikolay Mladenov)卻也在美軍發動空襲的當日發表聲明，指聯合國正在努力於伊拉克北部山區開闢一條「人道主義通道」，以期解救遭困的逃亡平民，這批爲數幾近四

萬人的「亞齊德教派」民衆遭ISIS進逼困於伊拉克西北部的辛賈爾山，美軍儘管已展開對這一區域的糧食與飲水空投補給，但彷彿杯水車薪。白宮發言人、新聞秘書厄內斯特（Jon Ernst）在空襲發動當日的記者會上說「目前辛賈爾山地區大批民衆被困，是緊急的『人道主義災難』，美國支援庫爾德武裝解救受困平民的行動，但這一行動的實行，『也需要伊拉克內部團結一致』。此語弦外之音是將問題的核心歸究於伊的內政層次，無異於將「平亂」的職責又丟回給了伊拉克當局。

此次美軍對伊拉克發動空襲的目的，表面上是出於回應對伊拉克政府的邀請協助，但在另一面，歐巴馬在批准空襲行動之後，也公開表示，「這是爲了保護伊拉克境內美國公民與財產的安全」，但在對敘利亞的問題上，美國就沒有相同的立場可以採取類似的軍事行動。何況歐巴馬這次在對伊拉克進行「有目的性」的空襲其實只是「勉強爲之」的特例，曾有白宮前伊拉克問題專家對外明指，「歐巴馬希望伊拉克地區的問題能獲得解決，因爲他入主白宮的主要對中東政策之一就是爲了結束伊拉克的爭端，而不是要引起戰端」。

十年前的伊拉克戰爭和敘利亞內戰等地區衝突，已經打破了新世紀以來中東地區的格局，這些政權出現的多條「政治斷層線」，明白人都能看出，中東政局正在向失控發展，少數地區已然出現了大亂的局面，歐洲的輿論則認爲，以巴和平的脆弱格局近乎崩潰，敘利亞實現和平也遙遙無期，此次ISIS的戲劇化崛起只不過是展現了中東亂象的巨大裂痕，以及歐美勢力在中東策動「阿拉伯之春」西式民主化風潮的一種反彈現象。

然而，美國在中東的利益格局卻沒有隨之亂了套，從一九九〇年代「冷戰」結束後，美國對於中東的政策一向擺明著有三大目標：一、中東的石油，二、以色列的安全，三、藉由控制中東石油能源，於戰略上脅迫西歐和東亞，以達到它稱霸全球的地位。美國在通過開發頁岩氣體和內增石油量的舉措，大幅降低了對中東石油的依賴，因而不像昔日那般憂慮於中東的動亂，何況只要產油大國的沙烏地阿拉伯和科威特等海灣國家繼續保持親美政策，其他中東地區的零星動盪反而可以增加美國在世界多邊霸權體系成形中的價值和地位，至於伊拉克和敘利亞的目前局勢對美國的另兩大戰略目標基本無所影響。

中東，特別是海灣地區雖然出現局部的石油美元富裕區，但這些地區仍處在於世界現代精神文明的邊緣，這些地區的動盪，才是全球化治理的長期挑戰，隨著中東局勢的變化，各個大國在當地的利益糾葛關係也會跟著變化，但目前仍難以預料哪幾個大國未來將會更佔上風。觀察ISIS的崛起和美國發動的空襲，對東亞各國直接利益的衝擊都將十分有限，反倒是對中國大陸的影響較大，因爲中國大陸是各大國中發展速度最快的一個，對中東能源的進口依賴也逐漸增加，這是中國大陸在經營中東國務的戰略脆弱之處。

但中東地區未來興起全面野蠻的規則也不太可能，世界強權也不可能完全摧毀它和歐美資本主義世界持續了近一個世紀的總體利益關係，畢竟世界希望中東能穩定的力量還有很多，強權國家也不可能長期縱容宗教極端主義勢力無限制地在東中東一直擴充地盤；可以見到，世界輿論對美國從二戰後的每一次對外軍事行動都呈現大量的批評與反對意見，唯獨這一次是例外。特別是ISIS發展迅速，讓各大強權都產生了警惕，所以國際組織儘管不能剷除它的根據地，但它必須清楚自己的影響力仍然有其邊界。